盧氏縣志

第八冊
卷十五
藝文

DS
793
H52L846
1893
v.8

風文課法 上

重修盧氏縣誌卷之十五

樓峯郭光澍霖三氏編次

傳　碑　敘

明

耿九疇傳　明史

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末進士宣德六年授禮科給事中議論持大體有清望正統初大臣言兩淮鹽政大壞宜得重名檢者治之於是推擇爲鹽運司同知痛革宿弊條奏便宜五事著爲令母喪去官場民數千人詣闕乞留十年正月起爲都轉運使節儉無他好公退焚香讀書廉

名益振孺婦皆知其名以事見誣逮下吏巳得白即留爲
刑部右侍郎屢辨疑獄無所撓屈禮部侍郎章瑾下獄九
疇及江淵等議貶其官瑾壻給事中王汝霖銜之與同官
葉盛張固林聰等論刑部不公九疇淵遂劾盛等且言汝
霖父永和死土木嬉笑自如不宜居職時景帝新立急於
用人置汝霖等不問瑾如奏鳳陽歲凶盜且起勅往巡視
招撫奏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招來流民七萬戶境內
以安兩淮自九疇去鹽政復弛景泰元年仍命兼理尋勅
錄諸府重囚多所平反十月命兼撫江北諸府三年三月

代陳鎰鎮陝西都指揮楊得青等私役操卒九疇劾之詔案治且命諸邊如得青者具劾以聞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九疇言邊城士卒非乏將帥能嚴紀律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乃不增戍邊民春夏出作秋冬輒徙入寨九疇言邊將所以禦寇衛民也今使民避寇失業安用將帥因禁民入徙有被寇者治守帥罪四年布政使許資言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不相統事多拘滯請改授憲職便乃轉右副都御史大臣鎮守巡撫皆授都御史自九疇始有旨市羊角爲燈九疇引宋蘇軾諫神宗買浙燈

事事乃寢災異求言請帝延儒碩公賞罰擇守令簡將帥優詔報焉天順初議事京師帝顧侍臣曰九疇廉正人也留爲右都御史罪人繫都察院獄者不給米九疇爲言乃日給一升遂爲令已上疏陳崇廉恥清刑獄勸農桑節軍賞重臺憲五事帝皆嘉納是年六月御史張鵬等劾石亨曹吉祥亨等謂九疇實使之遂并下獄謫江西布政使尋調四川明年禮部缺尚書帝問李賢賢曰老成清介無如九疇乃詔還既至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四年卒諡清惠子裕自有傳

耿裕傳 明史

耿裕字好問刑部尚書九疇子也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改工科天順初以九疇爲右都御史改裕檢討九疇坐劾石亨貶裕亦謫泗州判官終父喪補定州成化初召復檢討歷國子司業祭酒侯伯年幼者皆肄業監中裕采古諸侯貴戚言行可法者爲書授之帝聞而稱善歷吏部左右侍郎坐尚書尹旻累停俸者再已代旻爲尚書大學士萬安與裕不協而李孜省私其同鄉李裕欲使代裕相與謀中之坐以事調侍郎黎淳南京而奪裕

俸言官復交劾肴之裕入謝旣出帝怒曰吾再寬裕罪當再謝今一謝以奪俸故意鞅鞅耶孜省等因而傾之遂調南京禮部而以李裕代踰年孝宗嗣位轉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宏治改元召拜禮部尚書時公私侈靡耗費日廣裕隨事救正因災異條上時事及申理言官先後陳言甚衆大要歸於節儉給事中鄭宗仁疏節光祿供應裕等請納其奏巡視光祿御史田奫以供費不足累行戶請借太倉銀償之裕等言疑有侵盜弊請勅所司禁防帝皆從之南京守備中官請增奉先殿日供品物裕等不可帝方踐祚

斥番僧歸本土止留乳奴班丹等十五人其後潛匿京師轉相招引齋醮復興言官以為言裕等因力請驅斥帝乃留百八十二人餘悉逐之禮部公廨火裕及侍郎倪岳周經等請罪被劾下獄已釋之停其俸初撒馬兒罕及土魯番皆貢獅子甘肅鎮守太監傅悳先圖形以進巡按御史陳瑶請却之裕等乞從瑶請而治悳違詔罪帝不從後番使再至留京師頻有宣召裕等言番人不道因朝貢許其自新彼復潛稱可汗興兵犯順陛下優假其使適遇倔強之時彼將謂天朝畏之益長桀驁且獅子野獸無足珍異

帝卽遣其使還尋代王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御用
監匠人李海等以內降得官裕言先有詔文官不由臣部
推舉傳乞除授者參送法司按治今除用綸等不信前詔
不可給事中呂獻等皆論奏裕亦再疏爭終不聽裕爲人
坦夷諒直諳習朝章秉銓數年無愛憎亦不狥毀譽銓政
稱平自奉淡泊兩世貴盛而家業蕭然父子並以名德稱
九年正月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諡文恪

李中正靳謙吉列傳　明史

李中正盧氏人萬歷末舉人以天啟二年赴廷對授承天

府推官遷兵部主事崇禎初謝病歸六年羣盜大亂河北其冬乘冰渡河遂由澠池犯盧氏中州承平久不設備驟聞賊至吏民惶駭知縣金會嘉棄城遁十二月賊入城中正勤家衆及里中壯士奮擊衆寡不敵力戰死賊縱掠城中執舉人靳謙吉使跪不屈大罵而死賊以是冬始入河南自是屢陷名城殺將吏無算鄉官舉貢多被難其宜陽馬足輕靈寶許煇新安劉君培馬山李登英偃師裴君合陝州張我正張我德孟津孫挺生嵩縣傅世濟李珮玉上蔡劉時寵輩則先後以布衣抗節顯

國朝

王孝子傳

子邦才　邦賢　邦器　才子鼎鉉　金鉉　鼎子衍範　衍裕　裕子森

侯肩復

王孝子者名大綱字克柔盧氏人前明神宗間以孝行著稱事父母竭力家故業農父嗜酒荒生業兄亦躭糟醨孝子委曲奉養不以纖微諉兄兄嘗得罪於父父訴之官孝子泣詣縣庭求代兄笞縣官憐之免其兄誠使歸孝歲饑人多爲盜官治以重法犯輒死孝子家有粟數斛一夕被竊無餘捕者獲盜七人孝子念凶歲盜可矜囑捕者悉脫

之乃身自負米百里外鐮拾其精者奉親已餍糠籺兄不悛仍貪飲廢家事子長未婚孝子出金與兄俾委禽兄得金日益縱飲孝子不得已潛爲姪納幣焉縣南熊耳山絕高險南通襄樊遼居人行旅常苦饑渴冬夏孝子於嶺巔設茶粥以濟往來歷五十年無倦心里人或負租稱貸孝子代爲之納不責其償縣大疫死多暴中野孝子皆收而殮瘞之無露胔每遇貧無依者必假以資勸其生理其他仁施類此蓋一本於孝思之推遠近呼爲王孝子而不名當事聞諸朝奉俞旨錫以壽官品服勅有司爲建坊旌其

閭歲給粟帛縣復累舉孝子鄉飲數首賓筵鄉里以爲榮年七十八長垣李大司馬化龍表其墓朝命建祠以祀額爲孝子祠子三邦才字汝掄號西臯萬歷丙子科舉人初任郃陽令將迎養孝子官邸孝子諭之曰衣食吾自有無須爾橐中裝爾但爲清白吏足矣孝子歿邦才服闋再尹藍田始奉恩贈父文林郎陜西藍田縣知縣贈母秦氏太孺人繼母劉氏封太孺人邦才貳守濟南加贈孝子奉政大夫山東濟南府同知秦母贈太宜人劉母封太宜人一門綸誥載在邑乘邦才恪遵父訓歷官俱有聲蹟在藍田

除惡蠹縣人以寧守濟南時稅璫高淮暴橫群虎翼而附之東人不堪邦才奮不顧身取其黨魁數人寘之極刑而疏揭淮惡淮反陷邦才獄七年朝臣辨章數十上始得解釋除南京戶部員外郎邦才雖忠直播聞然久攉挫無仕進志尋乞歸久之歿於家奉旨祔祠先是爲孝子建祠掘地得古鼎重百斤花紋陸離儼然上世法物其以爲孝子所感致即供祠中作香火具一時歌詩紀事流傳遐邇邦才有古鼎記刊石以誌不忘云邦賢字汝舉號西洲廩膳生天性孝友爲文有渾古之氣郭外買田置舍引同志講

習其中多有成材學使者趙公取邦賢學行第一年三十二卒人多哀焉邦器字汝用號西亭太學生任陝西漢中府南鄭縣縣丞邦才二子鼎鉉字調吾拔貢生秦府右長史金鉉字黎陽太學生光祿寺丞鼎鉉二子衍範字臯行太學生積軍功爲眞定巡撫徐標中軍材官流寇至兵叛降賊衍範從標俱死範贈都督總兵今祀於盧忠義祠衍裕字本齊廪膳生聞賊破盧城衍裕駡賊不屈賊怒加以炮炙裕取刀自刎其喉子森甫七歲伏父屍七日夜僅有餘息伯父衍範攜走眞定後兵變範死森獨扶櫬南歸値

家鄉寇亂葬範靈寶森字生生　國朝歲貢生贊曰王孝子生自田家不知詩書顧乃克敦孝友推而任卹豈非出於天性哉而子遂弋巍科登膴仕聲聞當代孫曾或以文學顯或以武烈著忠孝行於一門而令名無窮焉謂非孝德之大而致慶之隆與嗚呼若王孝子者洵足風矣

郭巽度孝義傳　　牛維晃商山人

郭公諱巽度字海若河南盧氏縣居仁社人唐汾陽王子儀之後明崇禎初年與其弟公度俱為邑庠生公生子二長喜臨名標年十四齡次喜貴名埈九齡弟子一喜慶名

垛年十三齡同塾通文藝癸酉冬十一月流寇緣氷過黃河犯盧氏恣意殺掠公昆弟奉母杜氏攜家赴蘭草庹米川十二月二十日大寇擁至公度善騎射喜慶亦少有胆力糾庄客數百迎敵奮斬十數級賊怒縱兵圍公度竟被擒賊逼降之大罵不屈遇害　妻張氏聞夫死即取刀自刎婢掣其肘得免公母子號泣不已寇過不得喜慶屍有近寺僧性本者詔賊壘訪之明年甲戌乃知慶在八郎王和尚營八郎兒甲諸賊魁方自秦轉盧公白母將入賊中取慶歸母不忍遽止之是夜母寢公率僕數十人備騾馬

各一四牛羊十牵待於要路及旦賊至僕衆失色公昂然
直入八郎營詭云餉士八郎喜設饌款公酒數行公起拜
言喜慶事賊感其義屬邏者迹之爲領哨沒皮虎養兒八
郎曰此奴悍戾不情奈何公再拜曰若不出喜慶毋必病
吾何能獨生八郎曰是奴已子汝姪必不願金玉裘馬也
公詭泣曰吾長子喜臨願致易之八郎曰善恐非汝眞子
賈禍不測公使與喜臨至營臨聞易慶事哭躃不能出聲
引公裾堅不放公拔所佩刀自斷其裾掩面不顧八郎感
惻亦爲出涕賊環視無不泣下者獨虎不動曰此我子爾

何得唐突公徐曰臨與慶無異若易臨爲嗣其氣質且出慶上虎仍不答八郎眉豎起裂兩頰提刀指虎曰此義士也若不從即砍汝頭公又俾二童僕以弓馬隨虎始釋曰此子騎射已工數年思之未得今又易之勢也咄咄八郎復設酒別公且曰早攜姪歸以金二盤婦女二口相酬公力辭曰得姪爲弟後如既千金敢辱贈耶八郎曰汝納子出姪我獨無一金遺汝手爲汝散給合營彰汝之義遂送公出又恐虎要奪撥驍卒二十騎防護更樹旗於龍駒鎮令曰殺人者斬鄉人被虜者俱得生還公攜慶歸家人驚

怪妻崔氏歎曰慶來毋心悅弟後存矣然念臨慘痛不數日旋亡公曾無後怨焉野叟曰蛟淵虎穴父子不謀也郭公以其身投鯨吞之暴撩虎視之威號泣告哀從容懇款送子於豺狼之藪至絕裾割愛慰其母不顧仇其妻歸其姪不怨棄其子孝義如是誰其次之昔鄧伯道棄子留姪猶是商計道旁未及賊也觀公當日之事固有更慘於伯道者時公爲庠弟子員值

大清定鼎舉賢任才公以歲選佐尹鳳翔持正布慈將超擢不次必能奏奇蹟於時也先時公惟墂埈二子後生堌陞

均俱遊泮女五人壻亦遊泮男女孫二十五人外孫男女二十六人又客從湖南來言有郭姓參戎幼爲其父易姪於寇者今受國爵駐麾長沙云嗚呼是可以報郭公矣

盧氏令一亭陳公傳

龔崧林　武進人　陝州牧

公名思震字東來號一亭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以康熙丁酉科孝廉起家乾隆甲子秋爲盧氏令越歲丙寅六月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七公少失怙以王父母暨母曾孺人教養苦志力學年二十二補博士弟子年二十八領鄉薦赴公車曾孺人思之切目涕泣喪明公歸見之大戚躬

然曰功名身外物奈何以易膝下歡遂不復往家居養親
先意承志恐不及暇則以詩書教其弟故弟某亦身列膠
庠宗黨咸稱公孝友旣受職例得膺誥贈自本身上及父
母而止公曰余旣邀一命何敢更荷殊恩懇以本身誥命
貤封王父母　朝議從之人以此益多公不忘先德也今
世士夫奮身甲第者指不勝屈當其微時徒以呫嗶爲業
不知有孝養事一旦得志栩栩自矜以爲邁迹自身無復
有善則歸親之意况其居官恣睢貪冒一切苟簡從事又
安能爲朝廷廣教化爲生民除疾苦耶公旣於家克旣厥

心而在官亦克稱厥職其治盧身不衣絲縞曰勿使體習輕煖也食不進粱肉曰勿使口習肥甘也使令不用俊民曰勿使身近便嬖也用度省嗇無所取於民而事關民社則殫心力爲之甫下車謁城隍廟見殿宇傾圮謂社稷神非淫祀比首捐俸率邑人修之城東有沙河源出鐵嶺山夏秋水漲西爲城患東爲附近居民患前令率皆築堤障之而河窄水急遇漲輒决公登虢公臺視之見濵河有廟土人以祀三官若衛廟則河仍窄命從廟左築堤使水路寬則勢緩而隄可弗壞有爲廟計者公曰神本衛民抑豈

不能自衛乎卒置之隄成自今水不爲害盧其山故出銀
礦甲子歲朝有開礦之命邑人以爲請公不聽有同鄉某
欲賂公求開礦者公拒之曰礦有無不可知果開則强暴
畢集爲地方害不小吾豈以夜金遺累茲土哉絶其人不
復見公之登號公臺也覩山水環秀謂學者讀書於此人
文可興因集邑人謀卽其地建立書院而苦於無資邑人
具言盧山僻閒故有義學十所各有公田若干畝用代脩
脯給塾師教就近子弟比來教者多非其人旣無益於後
學而徒貪賴其田以爲已有甚無謂也今欲立書院可合

十所公田收其入以供之事集矣公從之刻日鳩工庀材親爲指畫始於丙寅仲春洎夏四月書院成聞之余余署其額曰龍山名其地且嘉創始也於是敦請宿學選邑士之秀者給膏火肄業其中方將立規約考課程俾盧人士沐浴造就以覩其成廼再越月而公已捐館矣噫天何奪公之速耶公旣清介在職二年無錙銖之積卒之夕幾無以殮諸生邑人德公爲之營辦始成殮卒前兩月妻子甫抵盧比卒僦居民間朝不謀夕無以爲扶櫬計余得請於監司張公勸各屬助之乃得歸論曰余讀周禮六計弊吏

之法以廉善廉能居首繼讀循吏傳如魯恭卓茂之儔麟炳史冊何風之茂與晚近習俗敗壞薦紳爲尢縮半通志溫飽而已他何知焉陳公以儒術治盧終守苦節尚矣尤加意民瘼振興文教有古循良風可不謂難乎而天不憖遺不獲竟其學以死悲夫

原任西華縣訓導我宗蘭先生傳　受業王爾鑑敬撰

先生諱宗相字我宗號蘇菴世居豫之盧氏北藕村好讀書樂育人材不斤斤舉子業嘗云士君子抱璞懷貞亦各適其志耳何必桎梏軒冕爲且見夫秉醞德負幹濟材有

志建白于天下而所遇非人枉己不可欲申己之志又不能趨而避之又不得必至妒嫉而傾陷之窘辱之徒使仰天太息者不可勝道有志者固宜擇所自處矣爰下帷讀書研經辨史博及諸子百家靡不潛心而游泳之絶不營情仕進也或曰修于而家獻于而庭獨未之前聞乎先生曰窮通命也遇合時也吾將適吾志也乃開館于里仿白鹿洞并蕺湖安定遺矩闡濂洛關閩之精以課多士迄五十餘年無倦士無遠邇僉宗仰之一時多所成就會河東總制奉

天子命表文行兼優之士特薦先生旌以克振儒風云環盧
皆山也洛水與澗溪復交流瀲灩先生每登臨俯仰人不
知其覩天文察地理遊心水月嵐雲之際第見與樵夫釣
叟相往來蒼顏古貌白髭儵然群謂商維黃綺輩復出所
館古寺龍巖灌木干霄環以修竹繞廊碧水潺湲與山光
雲影相掩映先生晨夕其間看溪流花綻聽時鳥變聲輒
云此飛躍機也其讀書會心因時教育類如此兄弟五人
皆列膠庠壽耄耋先生恭而且友怡怡然華萼聯輝更不
嘗情仕進矣適以明經例授西華縣訓導先生曰此余之

責也夫任職課士如里居設帳時旣辭老還里雍正戊申七月以疾卒壽八十有三當先生之疾革也子若孫延醫調藥餌以進先生却之曰吾年逾耄耋焉用藥餌爲願汝曹敬守忠厚家風毋替讀書業并廣教育以紹我志事我即殁亦含笑九泉矣

論曰予少從先生受業見先生寡言笑若木訥里黨稱爲簡默君子及與諸生講貫則滔滔然若江河之流也性方嚴與人則無忤故無少長咸親之尤精于易善占驗人知其演邵之數而不知實宗程之理蓋獨得四聖之秘云能

飲酒一頃數斗人謂先生且醉而談古論今解難辨惑復井井不紊立雪者莫不欣然樂迄今誦泰山梁木之歌則又黯然傷矣

贈文林郎鐵崖王先生傳　張　潢　滇南

先生姓王氏諱鑑字圖九號鐵崖豫之盧氏人也係出太原徙自洪洞高祖祿曾祖君瑞世以儒行傳遭明末兵燹譜牒散佚迄祖國柱以儒官紹世業父士明以明經啟後嗣先生生而穎異負倜儻才孝友博學年未冠即列博士弟子員試輒冠其曹雖屢困棘闈而焚膏繼晷不倦士林

論其文咸以爲宗先生聞而愀然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不聞古所云乎故生平剛方持大節不屑屑以章句爲工館授生徒闡濂洛關閩之微言以開示後學多所成就其爲人豁達仗義排難解紛公正以率物至誠以動衆人有以事爭者就質一言而退無不恬服終其身族里無訟獄之事好施與無德色宗族親黨有喪葬婚姻貧不自給及窮途羈旅聞風造請者無不傾囊子之偶値羞澁不能繼亦必悉力周章其事俾有濟而後已家徒四壁晏如也余於雍正癸卯出守河南郡采風下邑

河洛嵩邙間人士咸嘖嘖稱先生文行不去口嗣過其里
訪其人噫已往矣爲唏嘘者久之甲辰歲試錄送童子於
盧邑得冠軍者名爾鑑榜發來謁余以先生詢之鑑曰是
鑑之父鑑其次子也九齡見背今十有二年矣賴兄爾釗
奉父遺訓以養以教得不廢業言畢黯然神傷遂出其記
兄述遺并四時課讀詩五章余展視而歎爾鑑非弟工於
文也兼恭於兄爾釗非弟能友於弟也兼孝於父先生非
弟能豁達仗義博學善教也實能以孝友勵諸身而兼示
其子孫益信余所聞爲不謬惜乎其人往矣厥後爾鑑成

進士宰山左之鄒嶧余偶作觀海遊館其署數月乃得交其長君爾釗見其時時述先生遺訓以課爾鑑如在家時且與數晨夕因備悉先生之生平更信河洛人士之藉藉聲稱爲非阿所好也嗟乎士生斯世有擁高位享厚貲德不著於鄉曲澤不流於生人教不及於子孫名不施於後世一行蓋棺腐同草木者曷可勝數先生一諸生耳而德行若此存歿一致可以風矣先生廩膳生歿於康熙癸巳年三月二十日年五十歲以

覃恩

敕贈山東兗州府鄒縣知縣子三長爾釗廩貢生次爾鑑庚戌進士現任山東兗州府濟甯州知州後嗣之昌天所以報先生也先生之高誼沁人心其傳也無俟余言然余心折於先生不能已於言爰濡毫而爲之傳以抒仰止之私云贊曰峩峩嵩必實鍾偉人猗歟先生卓爾軼倫皎懷如日與物爲春抱璞居貞積久乃振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天章榮貤潛耀伊始他日龍岡豊碑有煒嗚乎先生可以不死

修職郎候選學博嵩峯王君傳　傅玉露會稽

君姓王氏諱爾釗字潛之號嵩峯河南盧氏人王氏世爲中州望族父諱鑾以孝友篤行取重鄉里今嵩梁河洛間學者所稱爲鐵崖先生者也君承先生庭訓好學敦行誼事親以孝聞撫其幼弟熊峰司馬教之成立自總角至服官逾三十年如一日河南巡撫雅公表其閭曰友愛可風非虛美也熊峰以名進士出宰山左以文學飭吏事有古循吏風余里居時即耳其名乾隆癸亥來領濼源講席得交熊峰知其家世門風之所自熊峰每至歷下輒過余嘗讀其所著棣萼吟蓋與其兄唱和者居多直令人藹如生

友于之感因謂余曰吾少孤旋失恃惟吾兄是倚今克稍自樹立不致貽先人羞者皆吾兄力也爰述君之行事甚悉余心折者久之丙寅秋熊峰致手書并君之行狀屬傳於余余自惟衰退不文不足為君重顧嘗備位史官發微闡幽史氏職也曷可辭按狀鐵崖先生有丈夫子二次即熊峰君其長也生而誠直有幹濟才天性尤篤其事父母也以色養貧而能順其志病時衣不解帶者數月臨喪哀毀骨立整祭盡禮鄉里咸矜式之而其大者尤在於教育其弟以成父志當先生之歿也君年甫冠熊峰才九齡耳

皋復之夕伏枕而囑之曰予生已矣未竟之志唯汝與弟承之汝年長已能自立汝弟尚幼恨不見其有成也予歿後當以教汝者教之越明年母太宜人復即世君兩遭大故獨任家督時時以教育熊峰爲已責庚戌熊峰成進士里黨咸爲君賀君瞿然曰人子之孝中於立身終於事君弟未成立懼無以報親命今旣有成卽有事君之責吾之爲弟責者方自今倍重耳是年秋熊峰奉

命試用山左君與俱東凡奉公部署諸政務以迄與上下交

君一一教之如在家時初令鄒縣調益都再調滕縣所至

有聲績民戴之若慈父實君之教也壬戌秋河決石林口民舍漂没一萬五千有奇君謂熊峰曰必請而後賑民其爲魚矣熊峰奉其言攜庫金三千兩隨勘而隨卹之移出災民三千餘戶存活男婦老幼八千餘人申報上官咸深嘉之未幾君疾作歸里熊峰膺

特簡擢濟甯州牧既而薦陞桃源司馬君每致書熊峰諄諄以勤慎相勗勉迨疾大劇彌留時猶拳拳目東望不即瞑

嗚呼是真能以友成其孝者矣君博學通古今於書無所不窺髫年補博士弟子旋食餼以貢入成均候銓學博遇

人以和待戚黨以厚凡貧不能學壯不能娶喪不能葬老弱不能自存者君悉周給之里中有大疑難事君出一言輒解故里黨之服其德者不啻鐵崖先生之在日也享年五十有五以卒子四人瀚灝沅澧

論曰嘗讀詩至棠棣之章未嘗不悄焉以悲蓋兄弟之間自昔難言之矣彼薄於親者必薄於兄弟若君者承遺命撫幼孤以養以教俾成令名可不謂孝乎是可傳也已故余撰次遺事於此尤加詳焉若他懿行不可勝紀至生卒月日具載家乘茲不復贅云

張泰宇傳

國子監祭酒崔紀

張泰宇者盧氏人諱佐一諱國平泰宇其字也世居城西黑馬渠父學文邑諸生性喜竹所墊種竹萬个水瀰瀰流其間有古隱君子風泰宇爲人渾厚長者貌如其心疎財仗義手足篤至昆季三人仲出繼泰宇與偉共爨偉敏捷而泰宇純古材不及弟而器量過之偉欲經商泰宇雅不喜商又不肯拂弟意乃出白金五千兩給偉商洛下而自督農事在家當是時子其瑗入邑庠姪其琯由庠生升太學試州司馬候選吏部餘子孫其瑛其連其炎其瑞其璵

其潔濤漢潤等咸就外傳一門之中尊卑秩序酪乳融洽雍雍穆穆幾與田荊姜被相埒越數年偉病歸移榻城內泰宇懼弟不起凡家中什物偉所鍾愛者胥遷弟所命子其瑗其瑛等隨諸姪侍湯藥日親臨視晨往暮歸積匝月有奇偉轉大漸呼子其琯其連取前金與其瑗等瓜分其瑗泣諫不聽泰宇推座起抱弟大哭遂寢其事詰旦偉沒後四年其連等偕族叔傳供胞叔伸言析箸泰宇泣然曰吾何忍與孤兒分也堅拒不從久之不得已乃遣其瑗往囑曰若侍吾膝下而其琯其連等煢煢無依吾不能與骨

肉爭錙銖若勉爲薛包則吾死含笑入地矣當是時泰宇
與姪有白金七千餘兩田宅亦直三千餘兩山林復有二
十八處僕俾二十餘口馬騾驢牛十餘頭其瑗尊父教僅
取驢二頭南姓老奴一人田宅大都三分之一其白金七
千置不問還報泰宇拊髀喜曰兒信可人能如是吾復何
憾初襄陵尹希泰卒子銓避事客閔鄉大游口賣卜自活
死殯僑寓子二艮復以岐黃度日泰宇憫其困使其瑗迎
歸予田三十餘畝耕諸九峯之下傳二艮長子傳次子供
自二艮至傳供與泰宇族益疏然泰宇視之無異五服以

內傳供依爲緩急有假貸嘗不償其推待胞弟以及同宗又有如此者泰宇以六十三歲壽終終已三十餘年而戚里族人猶稱道不衰云

賀君奉若懿行傳

王景福

余素性迂直不能諛人間有以表章之責相屬者筆之所至僅如其人未能溢一辭也因此多不滿人意近遂堅意自矢不復作酬應事日者忽有數人來請並不識其面目問其來曰自西山問所事曰欲請一言以贈賀君余再三堅辭二人意愈懇辭不可得然大孝不闡大善不彰亦非

余心也因從而任其責曰爾等欲吾出一言以贈賀君乎夫賀君累年善行不可殫述凡彰彰於耳目間者不惟邑人知之今巳被制臺之褒獎彰示於河東兩省間矣且達於

九重

聖天子之綸綍指日下逮焉豈待余之表揚哉余之表揚乎賀君者蓋不於其末而於其本焉耳何則賀君孝子也當其父歿後廬於墓旁朝夕哭泣三年無少間固非人所可及矣除服後又於居室之左營一小室懸其父之像於上日居其中誦詩讀書不輟儼若在生時課督之提命之也凡一飲也必奠之而後飲一食也必

薦之而後食即野果時花無不供獻之維虔念其父生平所嗜在酒時貯一壺奠於其前酒之所漬其墟墳起數寸君手實之而數日復然倘所謂如生如存者歟至其父所囑之遺言則手書之以陳於座其父所遺之器用則珍重之以陳於庭且其待宗族也無爾我之見其於佃戶也周卹保愛不啻如其子如其孫焉凡此皆遵父之命而不忍違嗟夫其天性之篤摯固如此哉而世人徒見其彰彰於耳目間者亦惡知彼其末也此其本也惟本立而末乃大則所謂彰彰於耳目間者皆由是推之而不匱者也孟子

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賀君得之矣向使不察其天性之篤摯而徒見其彰彰於耳目間者是不過爲輕財者之所爲而好施者之所僞而託耳奚足以欺乎有識之士見許於有道仁人哉凡此皆余之所親見素習者也至於余之所未親見素習者固不敢溢一辭云

武德騎尉湘南李公傳　教諭劉棟標

承城營守府李公諱京陽字湘南次咸恒春之曾祖也歲甲申次咸持公狀示余並請爲立傳竊意古昔聖賢每存不沒人善之意況功德及於百姓如李公者固卓有可傳

且誼係通家不得以固陋辭因撮其大略為之敘公賦性篤實幼就傅習筆札家有刀弓矢石間撫弄之頗精熟得縣尹諸公錢江賞識拔前茅入武庠居家揮毫自慰孝弟克敦閭里嘖嘖稱賢不絕口嘉慶三年冬楚匪至橫澗時諸公陞陝州牧至盧為戰守計諭公從軍公念師生誼許馳驅奉札偵探賊情比歸適當事者辦縣南柴家溝一案殺人已多得公力為周旋乃止不治後大軍南行公送糧餉火藥賊衆往來道路梗塞公每程必以身先導得間道而達之嗣佐武陟尹林公嵐駐札鷄頭關一帶商辦營務相

得甚歡又奉開歸道林公喜亭札往湖北竹房等處坐探所至繪圖瞭如指掌制憲吳熊光見之以爲細心有用也每前席而致詢焉臬司完顏公岱之防江也屯於傅家灣北岸賊至南岸殺傷居民公請渡江接救意不遂乃移舟獨往潛渡難民公嘗以語人曰江北之役余全活多人惟惜未能盡濟耳凱徹後補本縣把總擢浙川千總州牧諸任藩台以永城居三省之郊盜賊叢生非公不能勝任薦拔之陞守備南鄉有巨匪黃超聚黨數百大爲民害公知其尙未殺人曰是可取其魁而散其衆也夜入賊巢數百人執

刀環待公諭以大義悉歸順承人以單騎見虜比之中丞程梓廷亦由此器公以爲膽力過人云承南鄰亳有巨匪楊四郎者衆亦數百屢戕人命移文會拏兵役共數千人所獲匪犯甚多而楊四郎獨公於火光中得之亳牧任壽世與公爲知交以此監生王兆朴父子俱死於彭八公聞報往緝八晝夜衣不解帶後親至南宿州擒之不數月楊會逞凶於北鄉聞捕即竄公謂城内必有潛通消息者是非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不獲也召縣署丁役給之曰聞邑西不靖余將往爾等先行比去公率卒出北門匪不及防遂爲

穴中之螻蟻矣然而公非好事者滑匪之亂上憲治左道
甚嚴監生洪光漢爲香客主中丞方受疇聞之遽發兵往剿
公時防寇於虞之桑隄口曰尕民遭此投繯落井者不知
幾千矣星夜赴商邱請留兵獨往果以洪光漢至中丞爲
表請　恩賞藍翎後白珩等入邪案以小結破案未嘗累
及無辜皆公力爲多先是河決南岸災黎以賑濟不時塞
衙充街勢將生變公從容謂曰爾等爲災民已可哀倘可
爲亂民乎令各歸牌保造册與縣尹巫蓮賓開倉請給粟舟
分散所至無爭多寡僉謂此翁之公平斷然無私也中丞

長齡查災到豫以各省大員問水形勢宜裁答無書人公
創底稿繕寫以呈中丞覽之曰此等筆墨雖文員當亦罕
見不意於武弁中得之一生共事州縣如荆玉樵汪蘊山
鹿又泉馬小林甘求賓白菊坡皆稱莫逆交長官如林樹
芳恒心濃王松石李春生殷東橋皆稱忘年友上憲如程
梓庭馬朗山諸錢江皆引爲腹心要皆出以篤實所由我
心舒白而衆眼垂青也年七十請退老紳民赴省乞留者
數百人居家以耕讀自娛壽登八秩子孫曾元百餘口舉
貢生監[illegible]十人至今後裔在洛川猶稱邑中望族焉

奉政大夫常沂亭先生傳

刑部主事張志嘉直隸人

人生讀聖賢書幸而列科名登仕版拖青煥紫焜燿一時流俗之人鮮不以爲難能而可貴矣然稽其生平出無補於朝廷處無益於族黨貪汚成性刻薄寡恩是雖處尊養優而君子弗取焉謂其學無實獲獵取功名大本有虧不足與古賢並重也若吾沂亭常先生則不然先生諱浴盧邑城東張村人世代詩書一門孝友其家學淵源有如此先生少就傅聰慧過人初學作文筆下即天矯不羣有生龍活虎之狀嘉慶癸酉中副車歷署榮澤汞城汝陽等縣

教諭所在成就多人而課士之餘尤刻自琢磨不少懈嗣以京師爲首善之區人文薈萃不可不挾貲一往用廣觀摩也比入都又恐其靡麗浮華引心外馳因窖以自持每晨起輒往來人煙輻湊中或作文或默溫經史以驗此心之存否久之神明益固聞見胥融而學問亦竿頭日進則先生之心力過人不尤有如金經百鍊者乎道光壬辰入北闈獲雋居數歲以中書俸滿補安徽廬州府同知充江南辛亥內監試署太平府知府時粵匪縱橫江左幾無完土先生軫念民艱日夜焦勞飲食因以大減後以力疾從

戎帮辦道憲金公營務運籌決策竟勞心過度以終嗚乎若先生者倘令居要津逢治世俾盡展其抱負其功德豈可限量哉然宦遊多年清風兩袖捐館後以川資不給柩滯徽省多年始得歸則先生平日不妄取民間一錢可知矣且先生之家居尤有令人欽佩者先是前輩勉齋公以乾隆壬午舉人任開州知州偶至京與安平人共設生理冀得餘息為子孫讀書計不幸屢遭回祿之變又被摽掠於匪徒財貨蕩然一空東夥俱無從措手先生念祖業之不可輕棄也多方稱貸復增本金生意遂大有起色家中

築學房數十間置稞租數十石每年請名師二人分教生童族中遂多績學之士又廣置祀田以綿祖宗香火所有經費悉取給於都中不動各家私財餘貲則計口均分毫無偏袒以故光緒三四年間歲遭大祲邑中多父子相食而張村常氏獨無恙其立法之善何如詒謀之遠又何如耶又聞先生幼時冬夜居家塾有偷兒踰垣入起視之乃鄰也其人跪而請罪先生不加呵責兼給米粟且爲人諱過雖子孫不令知其名則先生之忠厚待人於此亦足見一斑云

元

成德觀碑

失名

竊以妙道將宏非至人而莫克亨時罕覯與元會以相關兹有成德古觀乃仙境之名區踞華川之勝槩謹按圖經盧敖飛昇於此地復考輿志漢主建邑於斯邦商州銀冶張公抱濟時撫俗之偉畧負建隼伏熊之雅量採山澤之利供軍國之需上帝垂庥山靈獻瑞丹砂銀液取之不窮黃金赤仄挹而無盡念兹冥貺建此琳宮築臺經始當李周顯德之年落祭告成迄皇宋建隆之歲頃者五嶽飈馳

三河霧塞雲臺大慶咸遭刼火之焚太乙神霄俱罹兵凶之燹惟此古觀猶存久矣黃冠遠逝舊趾苔封勝蹟蕪滅枯栢夜月稀聞鶴唳之聲衰草寒烟空聽烏啼之響今大元復興採辦感切禾黍捐助梓材玉像金容重加潤色碧瓦雕甍復成輪奐從此凶寇回心而向善頑民歸化以係仁是固太上之默相亦由眾志之交成刋諸貞珉昭示來玆

明

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耿公神道碑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制誥　李　賢　南陽人

今之公卿大夫功業文章表著天下者甚盛如司寇耿公所存所行尤不易得蓋潔清之志如金如石不可奪也嗚呼難哉公諱九疇字禹範別號恒庵初母姚公時忽夢神告曰吾自冠山來當大汝門覺而公生自幼英敏讀書必尋義理弱冠爲邑庠生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宣德辛亥擢禮科給事中凡事務存大體即有清譽獲給勑命特恩封贈父母妻室正統改元之明年大臣言兩淮鹺政之弊必得重名檢者理之於是推公爲鹽運司同知公廵行諸場

盡革宿弊公私便之後條奏數事曰均搭派節樣鹽遂著
爲例癸亥丁太淑人憂在場數千人詣闕留公從之乃進
陞鹽運使公益感激循法責效廉名大著嘗坐水旁一童
子曰水清不如使君之清公因號恒庵以自勵尋以詿誤
逮至京師事白朝廷知公廉正特陞刑部右侍郎屢與同
官辨疑獄不爲勢利所怵有婦訟其夫者衆欲斷異公曰
不可仗其婦而歸之人服其當未幾邊塵有警乘輿西廵
留公守京師既而鳳陽歲凶盜起朝廷勅公往綏之公乃
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以杜奸寇覬覦之心招徠流民

七萬餘戸俾遂生業一方晏然兩淮鹺政自公去任多發至是復屬公兼理之於是奏罷易米法申飭條戒有加於舊復勅公巡撫江北諸郡公益盡心宣布德意凡可以惠民者無不極力為之景泰初勅公審錄諸郡重囚公曰洗冤澤物吾所願也凡以情得原者二十九人有婦人來何菊家者既去而死其家訟菊與弟殺之菊誣服公驗其無實釋菊後知殺者果佗人也人服其明代還適議關中重地守鎮缺人僉謂非公不可敕公往鎮之既至革奬黜貪威望大振尋賜誥命晉階通議大夫復推恩封贈祖父母

父母妻室初六部卿佐使外支移不得徑下按察以故偃蹇不受約公首奏下之邊將請於臨洮諸衛添取防兵朝廷下公議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爲少矣在爲將者馭之何如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絶侵漁以養其鋭氣則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而醜虜不足慮矣不然添兵何益徒冗食耳遂從公議初邊民春夏就田耕作秋冬移入公疏言邊將所以御寇而衛民也今民自避寇而失恒產將何爲哉乞委邊將以止移入不能衛者罪之民皆稱便朝廷以公兼理戎務宜居憲職遂轉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聞下有司買羊角以充燈費公
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而蘇軾輒諫止之此忠臣愛君
之至情也今買羊角製燈毋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此臣區區犬馬之誠不敢不言遂止繼以災異下詔
求直言公上疏曰天地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理可
盡而數不可泥臣願陛下延儒碩以廣聰明公賞罰以別
忠邪擇守令以惠黎庶簡將帥以固邊疆此必然之理不
可忽也優詔答之進階正議大夫勲資治尹天順改元皇
上復正宸極思公可大用顧謂侍臣曰耿九疇廉正人也

即召爲右都御史士類皆賀台憲得人時子裕任給事中
公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裕爲翰林檢討公自幸遭
遇恩圖報稱首進五事曰崇廉恥以厲士風清刑獄以召
和氣勸農桑以厚民生節糧賞以簡軍士任台諫以正綱
紀上皆嘉納之因勅戒風憲公進御史告曰朝廷望治於
憲職至矣各宜澡滌以副任使不然吾不汝貸衆皆悚息
風紀爲之肅清時邊情不甯將臣怠命公將率諸道御史
劾之事泄反爲所誣置公等於理公引咎自當朝廷察非
公罪出爲江西右布政使尋陞四川左布政使明年詔爲

南京刑部尚書先在職者流於諧俗有乖清議公至肅然
自歸於正天順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忽遘疾不語移時
而逝距生洪武二十九年四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五訃
聞上深哀悼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爲營葬事士大
夫識與不識莫不惜之公天性孝友親歿追思不忘遇忌
日悲痛如初喪時事三兄恭敬盡禮嘗修耿氏家乘以昭
先德平生慕司馬溫公爲人敦尚古道恥同流俗奉身節
儉無他嗜好公退居家惟焚香讀書而已交人不泛闗節
不至其門雖權貴敬憚不敢犯凡論事是非不撓未嘗詭

臨於邪正之辨尤嚴坐是與衆寡合累有譏囮賴上知其所存卒保全之公先世束鹿人有諱昉者仕金爲平定軍指揮使因家平定州有諱守直者務儒業舉進士任總率府教授高祖復仕元知大都路事曾祖文爲大寧路推官祖承祖累太常大祝本朝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祖母楊氏康氏俱贈淑人考諱綱通經學爲河南盧氏縣教諭卒葬金谷陀之原子孫遂爲盧氏人今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妣和氏累贈淑人配高氏累封淑人子男三長曰智次曰裕今爲泗州判官次曰發女六長適僉都御史葉

盛次適渭南醫官張璀次適張遲次適舉人張舜卿次適

主事王上齡次幼孫男七瓚玠珣玗瑁琪玒女一卜塟於

先塋之次其子裕茁京師持鄉人左都御史軒公狀乞余

爲神道碑余亦鄉人也不可辭旣述其居官行事履歷惡

善之槩於前復爲之銘曰麟之祥鳳之瑞踈實難其逢

云誰不惜若有人焉如瑞如祥良不易得得之爲光偉哉

耿公挺生其秀一時清名無出其右早展才猷仕路遨游

厥績茂焉邁於前修嚴政旣清疑獄卽辨乃整邊防乃正

臺憲凡百職修會不憚勞舒忠竭慮制行益高冰壺湛然

不容少滓九重眷注異於尋常知則言之無不愷切社稷是安既安為悅善行在躬士類所崇哀榮終始昭事無窮

義倉碑

河南府通判署盧氏縣事余為創建社倉輸粟一永利事本年十一月內據本縣鄉紳李作乂呈前事內稱李作乂自做秀才時便志在利人濟物柰糊口之產何能及人適籍以來攝家之官所有佃戶租粟除辦納稅粮及看家倉頭饔飧而外遂有羸餘計所存即為長物庶幾可少酬生平之志況今夏秋薄收米價騰貴人心汹汹恐罹不測忍坐

視而不爲之所乎顧聚之於我不如散之於人而一發無餘又不如永存無壞用是盡捐所有輸粟千石內貳百石送儒學立贍士社倉該學擇斗給掌管捌百石貯澗西廣濟社倉擇公直者掌管約於青黃不接之時士民不給者或十餘人或柒捌人各類開一借領單首一二人保其散歛倣朱子社倉古法秋收加三還倉以爲常蓋散之時價貴不啻倍歛之時價賤不啻半即加三猶非本值而人何不樂於借樂於還也又況還與人猶屬己物急即往取僅如探囊人又何不樂於還而肯負其借也由是以往年愈

遠而粟愈多粟愈多而濟益廣可久可大可使吾邑無饑人可使吾邑無儉歲撮土成山百川會海是在同志之人設誠而制行無弗如意者矧萬家共社萬社一心情相聯而難相急惡相戒而善相勉全生成俗追芳仁里不亦休乎惟立社之初山莊自運去此稍遠來歲止還正數後方照常加息耳爲此具呈乞准批行等情到縣據此看得中原爲賢聖發祥之地盧氏乘仙子飛騰之區如此公私交困之時又值旱澇頻仍之歲孰念嗷嗷輸此金粟該本縣賢紳李濟人矢志初年惠政溢乎百里俸貲微積不肯甘

一室之腴竭廩而捐直欲延殘喘之命是朱子社倉不得專美於前也爾民何幸而遇此仁人長者救濟此阨也願爾等守此常規年年輸還歲歲活人慶祇園極樂誠盛事也爲此除牒行儒學外帖仰本倉知會炤依原呈擇公直掌管施行毋得違錯未便須至帖者

張公去思碑　　李作乂

張公以進士高第三仕於浙之會歸鄞廉慈明敏聲實併茂不翅頡頏神爵五鳳間兩浙諸侯遜績退舍而司銓者不即擢公以津要而仍曇綬列宿吾盧豈天不終棄吾盧

而吾盧之可期畏壘也盧僻在萬山中磵隈皆石田負郭
㽗畮僅若干區而洛流且嚙其什八舟車不通民貧而愚
俗朴而荏頻年以來旱蝗頻仍政令龐雜上下之情畸士
民之生嚚然扶杖者攢眉於起色之難久矣公至齋沐禮
神持槖牘謁大吏畢蒞正署朝三老嗇夫曹司胥隸輩進
紳衿而禮貌之所咨諏進訪巨細緩急靡弗中窾於是去
苛汰冗甦罷扶良薄賦輕徭平寃理滯一切善政不崇朝
而洽山谷手額口碑欣欣相告者謂爲果得此慈母眞天
之不終棄我曹而我曹之可期畏壘也上下之情俱見士

民之儲其藉矣居無何郡檄廻至瑞藩之國取道關洛凡帳殿繕脩貂璫供張諸費毎程踰巨萬他州邑聞之無弗倉皇錯愕徵繕勾當人無所不擾物無所不盡而猶膽悸魂驚皆計無所出剏吾盧之鵠民無以佐其用鳥道不能運其力庾藏如洗佐領都鈌而公居之以閒處之以裕纖毫不見懼色衆疑公未經分猷或分焉力能辦之已而公且舉嬴於詘從容布置邑士民感公如傷之德鎭定之量源源子來者不可容口雖旋奉改繇襄鄧之檄而公得息肩盧亦安堵公遺大投艱之識約畧不槩見耶時三春不

雨南畝嗷嗷公不憚其勞動斷葷醪青衣步禱日三詣各
壇宇孜孜爲民請命尋果甘澍如注大慰三農之望一誠
格上無禱不應可謂神速已青衣自家來太封翁適有霜
露戒盧爲大父祝釐者千萬人而不虞太封翁竟棄榮養
公扶服去矣去之日柴車款段白叟黃童充斥道路哭聲
呼喊至數百里遠涕淚交垂不能成歸步前者風聞內召
公盧舉國如狂相率詣郡國監司求借寇君者不可數計
至是公割愛南歸昊天之不弔我民而我民之不能忘公
也乃醵貲建祠貌公像而社稷之夫公之濡沫吾盧不半

載而得民如是直道在民豈其誣哉公諱伯鯨字乘海楊州人

別駕郝公署盧修城碑崇禎七年　失　名

盧與永俱河洛輔邑也永居洛西盧更居永西相去二百里僻在萬山爲晉秦楚三省咽喉內中險要中原實依重焉其城郭建自炎漢始未嘗不完固堅確雖歷年久遠傾頹尚未大壞至國朝平定日久武備不修莅斯土者每每視爲傳舍并剝削以破支[illegible]則玩縱以緩經營兼之霪雨爲災倒損滋甚以致癸酉冬流寇窺伺乘虛登入城社土

民踐踏蹂躪苦不堪言崇禎七年直指劉公爲地方痛惜
散財發粟築城鑿池轉慮無長才以督理於是遴選八郡
賢能拔其卓異超絶者整飭安撫非公不可特越境借寇
時公以六朝別駕正署余永城郡賴以保全上臺益重而
委任責成公殊無難色毅然以殘土爲已任甫下車諸政
未舉先集紳衿父老商之曰爲今之計大率以城池爲急
如何發軔如何結局務於興作中寓賑恤但不勞力傷財
以負上臺之美意乃不親諸政獨理是事刻意先勞挺身
胼胝不乘輿不張蓋不論風雨晦明省試往來諳如掘土

運石導河修堤濬池砌城根採木植重築城門建樓五座房四座疏水道葺女牆逐事必親指示心力俱竭鞠躬盡瘁士民感激奮發如子趨父果不三月而城高矣而池廣矣而垛口敵樓一一告竣矣且爲之調度防守閱城操編保甲置挨牌設灰瓶備火把滚木壘石無不曲盡精神公眞救世之長才也哉公諱正芳澹明其別號云

白公祠碑 崇禎十一年　知縣劉爾貢

公諱楹字礎之別號與莛山東東昌府莘縣人天啟乙丑進士余之獲交於公自清源始公落筆警異而爲人伉爽

博大不爭瑣屑事無巨細當機應節靡不盡然爲晉之平陽李政聲藉甚當事者擬擢不次爲忌者所中因謫浙之臯幕時子方以潮李歸里晤於武林相與泛舟湖濟兩高三竺徧窮其勢相對咏歌各自得也無何有盧氏之命盧巖邑也爲冦出沒之區癸酉冬躁躪幾半公來盧加意撫綏請蠲請賑屢以牘上又宗祿歲額數千金追呼無甯日公爭之得可而後已訟無贖鍰日用一資之囊中而督事諸大吏亦以巳資應之未嘗分毫擾民間也時防兵萬餘缺糧譁噪盧且日夕憂不保公縋城下慰解之復出囊金

數百轉輸貿米以濟餉之不給卒賴以安乙亥冬防兵各東撤寇復窺盧公方登陴鼓衆寇先期踰堞僞之邏卒尾公後公覺迎戰面中數矢猶拭血而手刃賊魁一人俄而城陷有援公者勸之攜眷入山公作色曰民社之不存何以家爲且吾不甘以血染賊鋒也因自刎嗟嗟封疆之臣死於封疆與張睢陽顏常山何殊而卹錄之議至今尚未見端何耶崇禎十一年余承乏茲邑進紳衿父老而詢之語及當日情事輒悲感泣下亦可見公議之不泯於人心矣予因商建一祠衆各唯唯鳩工之日趨事子來不日而

落成焉蓋俯從盧民畏壘之思以附於以死勤事之義抑以備當事之採擇云

國朝

蓋公去思碑　　杜桂

余濫叨吏銓目人多矣長有司不槩見而世之稱長者非曰某也才足以强幹則曰某也聲名藉甚抑知才之累德也久矣名之失實也衆矣作吏者存一恃才之心則喜事喜事則事多更張而不足以係人謳歌也况叢怨者乎抑存一弋名之心則矜事矜事則事多粉飾而不足以動人

深思也矧賈譽者乎凡此皆競爲卓異而實非循良也我
邑侯蓋公自丙辰冬來涖盧邑五載於兹矣不恃才不矜
名煦若春風藹如慈母謂非品之卓異職之循良者哉然
其所可思而美者正未易悉數也催科寓撫字之仁明農
講孝弟之義非正之貢則罷不急之務則止訟之至於庭
者平其忿不訐其私民之罹於法者正其罪不追其往而
且嚴保甲以備不虞修城垣以戒封疆念學宮之傾圮也
爲之捐俸修葺慮士子之貧寒也爲之全復優免公之德
政如此余方將說項

當宁交薦顯擢奈公歸養情殷而仁孝之情廹於中日白雲親舍望眼欲穿吾何忍以身外物易膝下一日之歡也詳請各　憲臺代爲瀝陳皆嘉其孝思允其歸養適如公之願焉迄今去則去矣不能挽已去之轍惟勒石以志見公之不負吾盧而吾盧之不忘公也云爾

重修聖廟碑

知縣　盧建河

禮記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說者謂虞夏商周之學以舜禹湯文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者爲先師以配享焉唐初猶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

師后從房元齡議改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至明嘉靖
改孔子爲至聖先師而先聖先師始合爲一漢高帝十二
年上過魯以太牢祀孔子顏回配享詔諸王卿相至郡先
謁廟而後從政此後世祀孔子及配享謁廟之始也及明
帝永平三年三月命辟雍並祀周公孔子十五年東巡至
魯詣孔子宅廟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此祀孔子弟子之
始也其立廟之始則起於南宋武帝孝建元年詔建仲尼
廟同諸侯之禮梁武帝天監四年詔立孔子廟立州郡學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制每歲春秋二仲行釋奠禮其祭

丁之始起於隋初唐太宗貞觀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
先儒從祀亦起其時明皇帝開元二十七年孔子始南向
坐漢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國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
子像宋太祖建隆元年又塑像立戟門焉金章宗明昌二
年孔子廟門置下馬碑其去塑像設木主卓越前代而爲
百世法守者則前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世宗嘉靖九年及
我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四年也孔子襲爵歷代不同而衍聖公之
號起宋仁宗皇祐二年詔改孔子四十六世孫文宣公宗

愿爲衍聖公至今猶然孔子謚號歷代亦異唐明皇帝封
文宣王宋徽宗崇寧四年詔文宣王冠服制度用王者辟雍
文宣王殿名曰大成殿明嘉靖九年罷封爵改成至聖先
師孔子改大成殿爲先聖廟大成門爲廟門建啟聖祠
國朝順治十四年改謚號爲至聖先師孔子雍正二年更啟
聖爲崇聖祠乾隆十八年序兩廡位增分獻官嘉慶六年
陞文昌宮爲文廟與武廟東西相配而稱文廟爲聖廟莫
之與京大哉孔子非國家崇儒重道亦誰能至於斯哉嘉
慶二年予自武陟題署盧邑目覩聖廟殘缺謀之南陽李

宛平周各分己貲以爲倡紳士亦人人踴躍鳩工庀材經始於嘉慶七年春月八年新冬已告竣蓋去前任袁遥遥四十年間而廟貌乃一克如故擬於廟垣之東訓導舊署遺址改建龍山書院於其地內奉有商阿衡元聖祠今工亦竣講堂齋房以時修舉固知其必有成也衆議乞予爲文勒之石嗚呼予雖不能文本東人也舊籍聊城先八世祖信輯公由前明正德戊辰科武進士官廣西柳州遊擊從王文成公擊賊沒於陣其後遂爲永純人眷懷桑梓悵望溪山去聖人之居僅百里常以未登仲尼廟堂爲可恨

幸藉同人成玆盛舉因倣前輩論文三字訣曰典淺顯邑
士夫庶其有所觀感而興乎亦用以藏吾拙爾是爲記

創修考院碑　　知縣　劉應元

國家久道化成人文蔚起凡行省郡治直隸州治皆有考棚
以待學使案臨考試縣治則往往闕略校試文童多就廨
舍將事焉元於戊申仲秋抵盧任接見同官及邑紳即以
歷任議建考棚爲言迨至觀風及書院月課生童咸負几
攜坐具集廨舍地窄不能容則張幔列坐院中或間遇風
雨紛紛移徙筆硯擁擠局促殊甚嗣奉憲檄舉行縣試閤

邑文童至者益衆仍就廨舍考校其擁擠有甚於觀風月課時蓋盧廨湫隘而莘原書院又殘破未修即修亦不足以容多士於是知議建考棚不可以緩也顧己酉歲方集費築城東洛安堤工竣未及半載未敢遽興斯役而邑紳等又屢次為請元遂捐廉首倡與同官勸諭紳戶踴躍書捐擇署西官地一區度基庀材於庚戌夏日興工公舉邑紳張應宿李芳春海源清海揚清董其役坐上賓張亮工上舍朝夕督視焉越明年辛亥秋日厥工告成自門而庭而堂堂之東西坐號容六百人堂之上列几容二百餘人

堂之後廳事一區庭中植以雙桂爲評文宴息之所顏曰
桂馨一山之齋東偏建箭廳一座爲校閱武士射藝之所
一切厨涸及胥役住舍無不具元先是以公晉省具其略
閒諸大府白門潘公大府欣然爲書堂額斯役也凡糜金
錢五千九百九十貫有奇捐戶之姓名及工匠土木磚石
之費備書於石蕞爾山邑規模制度雖弗能媲美於郡治
直隸州治之宏敞然自茲以往與試者褰筆從容鱗次櫛
比安焉無譁得專思慮以盡一日之長較向時之擁擠局
促迥然改觀此亦官斯土者之慰也他日人才濟濟上副

聖天子作人之盛後起者即東西餘地廓而大之因基增造則
茲役爲之嚆矢云爾是爲記

重修考院碑　知縣　秦家駒

考院之設此邑皆有凡以聚英才於院中月有試季有規
涵育薰陶扶質立幹用佐　聖天子作人之化甚盛典
也盧邑僻處西陲萬山環抱洛水經流文風素著因地瘠
民貧向未立有考院道光三十年間前邑侯劉公應元始勸
捐建造計後進正房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西偏廚房三
間前正廳五間東西號舍各十間屋宇寬宏基址堅固土

子朝夕漸摩可爲儲材毓秀地乃不二十稔陡遭同治元年閏八月粵匪竄擾盧境土匪乘機蠭起入城肆掠將前後房焚燬殆盡僅存東西號舍亦復上雨旁風破碎難堪號板等均零落不全余於去歲孟夏下車後每逢月課之期點名閱卷僅於廳房舊基搭蓋席棚暫行棲止心蓋然傷之屢欲商辦興修而工程浩大所費不貲地方紳士商民本係瘠土況業經捐修城工力盡筋疲勢難再强然目擊頹垣敗堵任其荒涼廢而不治亦有司之過也顧土木磚瓦等需用繁多且丁時艱難覓嘉材巨植適鄉間故宦

有遺宅一區物料精良凡棟梁榱桷瓴甋之類罔不備亟
欲出售價廉工省藉以折修考院兩有裨益爰議定價值
即飭匠撙節估計共需用銀千金可濟於成余先捐廉銀
二百兩餘則籌款墊發由本缺分年流攤彌補歸款詳憲
立案擇吉興工經始於五月二十日落成於七月二十日
規模體制煥然一新而工堅料實儘堪經久繼自今都人
士徘徊其下觀感奮興交相砥礪務使銜華佩實文行交
修其成有體有用之學而爲豫州聲名文物之地是則余
之所厚望也夫至一切庀材監工雇夫搬運始終其事不

辭勞勩者典史餘姚史悠玉也例得附書

新建經正書院碑　知縣韓一炬

士習與民風相表裏民風之盛衰士習之純駁爲之也歷代以來既已建立學校作養人材爲化民成俗之本矣而又復於各府州縣設書院籌膏貲令士子肄業其中互相觀摩因而登巍科擢顯官爲一鄉一邑所矜式經正民興於斯乎在賢司牧情深化理未有不以此爲急圖者光緒戊子予奉　簡命宰盧四境循行訪查民間疾苦見夫士則讀農則耕闤闠之中亦各安本業心竊喜之以爲風

俗敦樸嘗較他邑爲易治然而詢之父老則已有遠不逮
昔者矣咸豐同治以來大盜縱横加以饑饉閭閻凋敝十
室九空城鎮鄉村絃誦之聲幾絶微論明季以前如耿氏
父子李氏叔姪不可復覩也即　國初巨室世家如常莫
郭杜諸君子問猶有繼此而興者乎儀型不立邪慝漸生
是不可不急起而振作之且夫興學勸農無時可緩況文
教將幾廢弛之時其維持尤不容已哉予因公務之暇繙
閱邑乘並相度地理見號公台上有龍山書院一所乾隆
丙寅縣令陳公恩震所創建也文廟東偏有華原書院一

所嘉慶癸亥縣令盧公建河所督修也從前經費收各鄉義學之租嗣後度支資果任捐廉之款爾時文風丕振科第連綿懿歟休哉何其盛也乃未幾而兵燹遞遭滄桑多變黍離茂草觸目愴懷兩地之故址徒存百年之宏規頓失生童課試俱於署側考院是依而龍山莘原無復過而問之者且請山長之脩金渺無從出發諸生之膏火僅有微貲統計滿年止得六課士子雖勤誦讀喜切磋而一暴十寒奉行故事於人究何所加損哉予當下車視事之餘正值時和年豊之際凡邑中修祠宇補城垣廢墜當修者

已鮮不次第就理於是邀集諸紳為重新書院之計謬蒙
許可咸願協力以贊成之因念龍山地雖清高而規模特
隘不足以容多士惟孝原遺基較為寬濶用前任徐梅二
公罰項修講堂三間東齋房五間其餘西齋房五間與後
宅上房兩廂廚屋以及二門大門照壁門房材用所出則
皆急公好義之士所樂為捐輸者也是役也似因而實創
經始於光緒己丑落成於次年庚寅共費金六百餘兩皆
以紳士為責成不令假書役之手右則大成殿左則文昌
宮翠柏參天濃陰環繞一臨其地意爽神怡雖在成市之

中而軒敞清幽有非俗塵所能飛到者諸士子執經問難游息其間幸廣厦之宏開樂奇材之畢萃從此潛心學問日進竿頭訓俗型方莫非指顧間事也何快如之而余猶不能無慮者向來月課六次獎銀二百七十兩所有田租俱由署內征收發給士子多年定制不必更張而當時捐款除修書院之外餘金四千兩有奇所以請主講者在斯所以獎住齋者在斯所以發卷價者在斯所以備歲修者在斯經費浩繁不能枚舉使非禀明上憲嚴定章程則宵小侵吞勢所不免積久而廢何如慎始圖終之為愈耶蓋

置租買田可垂永遠而猝難得便不得不爲生息之謀是在管理者之善爲保護耳他若一切條規俱經官紳妥議具稟在案更立石以誌之事有明徵庶幾永無變革乎事旣定表書院之門曰經正非好異於前也無師友以示勸懲則儒者之功修易弛無賢仁以立坊表則編氓之志氣必蕩邪慝之興經不正也予自蒞任以來視書院爲首務者欲以端士習即欲以正民風閭邑生童倘知顧名而思義焉行見人文蔚起表率羣倫前此顯達諸大家不難再見於今日而風俗亦媲美古昔也盧邑幸甚予心亦幸甚

橫澗川禦難碑　陳志實

嘉慶二年三月楚匪由豫竄秦道經盧氏山路崎嶇大兵追剿難及又兼素無完城居民負戴逃竄不能自保時令道憲仁和訒菴諸公守陝州聞驚乘騎而至公於乾隆中宰盧有惠政故至之日攀轅道上者如投慈母之懷也已而守備具工築完大兵集賊亦遠遁至是之後大憲依公爲西門鎖鑰而公亦慨然自任運餉糧備間諜者皆取足盧人不假外索故二年至五年雖頻有虛驚民總安堵如他日惟三年臘月朔張漢朝餘黨數千間道竄同密邇縣

治各防兵接救不及公空城自守值武陟知縣林公帥鄉勇五百將守閿鄉太峪口公飛檄調至禦賊於洛水南之橫澗川大破之於是邑之父老子弟相聚而言曰自西省不靖以來舊父母之德所謂由吾身及子孫勿替者也天覆地載不可言報至林明府於吾邑既無守土之責奉憲命又有專往之地而聞警入援身先士卒匹馬渡河其義氣勝人爲何如於此而不付之貞珉聽其淹沒則吾民爲無情矣謀既定林聞之力辭乃止及丙寅西省又有小氛我諸公復分巡盧城時林已別授湖北荊州府知府盧之

人終欲成其前志勒石記功羣然屬文於予予曰吾聞林
公至橫澗依山結陣軍士奮力衝擊傷賊無算賊終負其
衆不退當是時避難男婦緣山隱伏見戰久不決而賊來
益衆方股慄惴恐忽見我軍易陣固壘持滿不發林出乘
高阜四面指麾賊疑有伏少卻即揚言曰賊遁矣軍士應
聲大呼奮臂爭先避亂者亦譁然同聲山谷嚮應賊遂遁
入青山嶺已而天色入暝墨雲壓山洛水北火光燭天人
馬沸騰則我諸公亦重賞購敢死士二百人齎糧犒軍自
稱張總鎮兵到以爲聲援賊始遠遁則是役也林公之致

果我諸公之用奇方將光昭史冊與古人媲美固不藉下邑一片石爲輕重也雖報德之情不能自已而流俗傳聞之言恐又非大君子讓善不居之心耳然盧爲豫省門戶軍餉輻輳當時不沿河列營保守城池爲萬全之策而冒險深入論者猶謂非宜及林公駐札吾盧時其御下也均甘苦節勞逸諄諄拊循若家人而約束嚴密違者不少貸卒兇酒於市則貫其耳以巡追賊起營後至立斬無怨者至是雖愚夫愚婦亦釋然於公之眞可辦賊而因歎以少擊衆勝算在胸者惟其號令明賞罰公取信於軍士一如

吾盧之信我諸公也自古儒臣廟筭動謂增兵置鎮可備
國家緩急而御之不得其人訓之不以其方無事則縻費
而桀驁於鄉有事則驕惰潰散而不可用豈知人心乎而
衆志成城一旅可作干城南畝之農夫皆勝兵乎趙營平
嘗言兵勢國之大事宜爲後法今日之舉俾使司民牧爲
戎臣者知所取法焉其可哉林公順天大興人名嵐字曉
岑工書喜詩軍政之暇優游翰墨有儒將風諸公名以謙
乙未科進士其禦賊方略已見修城碑記茲不復贅時守
盧者爲今禹州知州盧公建河人本長者而差務紛雜時

催督不嚴民尤賴之典史周公廷彪佐盧有方亦以軍功陞爲夏邑縣丞例得備書

劉公平寇安民敘

邑人張翰翀　舊志

盧氏古巖邑也雖地磽民貧然風俗素朴父老相傳從無苦大盜者自流寇內訌明祚中衰藪澤之雄嘯聚而憑陵者比比皆是也山民煽動恃險阻聚亡命出則刼掠居則吞噬又操其禦人所得冐竊武秩抗衡官長令邑人側目而不敢言良可憫也逆

大清闢宇蕩滌弄兵之人漸次削平但根核未殄煽黨羣與而

猶善類尚繁有徒如馮天吉牛子秋等一寇方斃一寇繼興雖踵故知敢爲亂階亦由當事者欲藉以自衛遂一切加恩禮而不復有制乃遠近之逆奴凶豎懼罪逋逃者又依爲一窟醜類褋居淫虐并起其爲地方害可勝道哉從前父母茲土者亦欲除暴安民然旣無民力可恃又恐萬一不濟反釀激變之虞於是抱虎養癰爭以緘口不發爲賢間有指陳情形爲百姓請命然識力膽氣未見超絕祗以重擔付之上臺於是始而髮豎繼而手棘遂不惜藉撫之一字圖旦夕之小安諸在所撫樂得羈縻又不吝百計

以奉之嗟呼對長吏則儼然順民入閭里則居然殘賊情事如此眞可傷心歲丙戌冀北劉公受命令盧公酉戍聯魁其文章名海內而穿楊貫蝨又兼如破之能眞文武全材也下車之始即以殲滅土寇爲任復憂輕舉者易蹶深謀遠慮務期萬全於是儕輩郊迎後一切示以不疑惟是校士藝苑角技射圃日與諸士追隨暇則選徒簡騎逐獸山原凡林麓夷險道里遠近靡不徧歷外若從容無事實相機觀變而陰爲之備也籌之熟矣乃請兵道之檄藉援鄰境且文書往復郵寄青衿恐几席皆間諜一不密而虎

負嵎兇出柙制之愈難耳四方之兵既集公遂督把總楊朝林乘夜進兵出不意以襲之賊倉卒無備焚寨入山夫鷄冠山崗雜之地也其寨民懼寇勢不敢拒弗納及鄉兵至同舟之患又不得不爲寇守領兵者憤其不下急欲以火攻之公乃惻然曰寨內多良民攻以火則玉石俱焚矣除暴以安民奈何以暴易暴也因命兵士傳令寨中曰賊衆罪在不赦爾等百姓與賊俱死何益投首者即與貽雪民乃相率下寨而賊勢遂孤矣於是生擒馮天吉牛子秋等悉於陣前授首凱旋之日親爲鞠訊除脅從罔宪外其

餘抗官者弑主者操刃民善者皆置重典而盧民數年妖氛一朝平定矣劉公諱瀾字安東覇州人

國朝

重修傳道堂序

王麟振

相傳孔子訪洛源道經盧氏故文略有燕居堂沙窩有傳道堂斯二者經傳所未載人多疑之謂窮洛水之源而不憚馳驅於深山偏僻之區其事或近於迂而不然也吾嘗觀於往古以來聖賢軼事與夫好學深思之士所舉動見於他說者其迹之所存名之所著惟於有合於大道有關

於政教者取之其一切怪誕鄙俗無益於治化學術風俗之正者概無問焉夫以大聖人而窮乎洛之源者蓋爲其爲書之所出而過而訪之也即如適周觀宗廟禮樂問禮老聃弟子來學者蓋三千焉其後周遊列國以還而學益化聖人跡之所至亦焉往而非道道之所垂亦何時而非教哉上世蒼頡登滬水觀神龜之文而造字今有造字臺在焉軒皇採金閿山作三足鼎以象三才後名其地爲鼎湖其他太史公南至海西至河登泰山觀日出處跡幾遍天下而文章由是以進爲作史者之宗諸凡薦紳學士苟

有所經歷莫不由道搜古至其地往往徘徊留之而不忍去後之人皆有所傳焉或崇其祀或誌其跡以想見其爲人非無爲也況大聖人之所過而人尊而重之者愈非無因耶故或以其憩息於此偶爾休暇而謂之燕居師與弟一時有所講習焉而謂之傳道云爾至於今東有燕居堂西有傳道堂每歲春秋上丁祀於邑學大成殿次丁祀燕居堂傳道堂永爲常典不替而傳道堂止三楹自明末寇氛後邑治粗定姑爲草創畧蔽風雨而已年久堂壞雍正九年歲次壬子春祀次丁本日庠生賀聘首其事與附近

諸生謀爲修葺經始於二月落成於八月堂既成益以周垣大門下甃以磚石上覆以陶瓦頗有規模雖仍湫隘之局庶免囂塵之侵矣生能用其力於事之正者其去浮屠淫祀之作也爲何如哉由此觀之苟得其正雖出銖兩之力等之趨泰山之巔而不爲迷也苟非其正卽竭億萬之費同於入幽谷之深而莫之醒也事竣問序於予予有所感因而論之謂聖賢之事皆關道教不必疑其稽之無憑而但因其跡之所傳慕其風之所流是卽大道之在人心而正教之所由以興起者矣故事別無可序取其聖人之

在人心而人心之知有聖人者如此

青牛觀序

李深

予閱披全眞正宗仙源傳讚其詞曰天啟元風青牛西度微言五千無極道祖又曰黄鶴悠悠白雲何許素書一編沉煙一縷天上人間桃花流水此混元讚也分神化氣寄胎于元妙玉女八十一年誕楚之苦竹縣瀨鄉曲仁里生而白首故稱老子姓李名耳又名聃字伯陽其在周文王時爲守藏吏武王時爲柱下史成王時化導大秦竺乾等國還歸於周昭王時過函谷西入流沙穆王時復還中夏

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蘸鄉諸地敬王時孔子問禮退而有猶龍之嘆現身說法妙用無窮當其過函谷令尹請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於是乃著上下篇五千餘言令尹者即尹喜字文公道家所稱靈寶天尊是也公嘗仰觀乾象見東方紫氣浮關知有神聖當過物色而迎之果遇老子今靈邑太初觀即古尹喜候見老子處終南宗聖宮即尹喜之故宅也道德天尊者葢辛文子一名計然者也葵邱濮上人師事老子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子可得聞乎對曰道德臣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又曰積德成王積

怨成亡斯言也真道德之言也治亂所繫將在乎此此豈虛虛無無幻化焉云爾哉三聖顯名有傳實事可考予故述其始末以誌之云今吾鄉硯坪山下相傳老子過函關時騎青牛到此故名青牛觀

王熊峰雲門輿嶮序　趙執信

儒者區別先賢之科似不能兼者其信然歟然則冉求之藝非文學言游之絃歌非政事歟抑嘗稽漢唐以來史冊其能兼者代非無人特未易數數覯也以今世推之其故有三曰絀於才也限於職也非其心之所好也其絀於才

奈何少習舉子業不知其外有古今逮乎入仕冒昧自用沿成例聽吏胥苟爲因循而已伎倆無所能之庸人也間有負異才成大名俛首而入館閣雄文麗藻汨沒衆中又不得爲親民之官其一行作外吏者日事簿書豈復能精研博採於百家之言此眞不能兼者故曰限於職也至於踞高位獵盛名自以爲比肩逴古而其心實未嘗與經史相酋入不過以利祿釣弋氣勢驅駕流俗競趨之未幾而聲墮位歇人與時遙姓字之傳者罕矣故曰非其心之所好與庸人何殊哉若夫才優於政事心喜乎風雅內不絕

冥搜外不廢吟咏斯眞能以心運其才而不爲職位之所
限者雖不敢云上比冉言亦庶幾乎史冊所載不數數覯
者適今於余通門執友盧氏王君見之君年未三十成進
士於舉子業之外涉獵羣書以詩自豪及其理縣也據案
聽斷五官並用發奸摘伏赫若神明所至吏畏而民懷之
大僚皆倚重焉以故由鄒調益都再調於滕政聲爲海岱
之最而以餘力綴作數年之中得雲門與登滕陽山水登
共詩數千首今秋一旦盡刪之僅存益都流覽古蹟三十
有四首寓書於余曰非能工也但以不忘其所歷之境而已

余慨然稱嘆曰有是哉兼之矣而濟以虛心其所進甯有量耶雖然君方以政事爲羣公推轂不日入　中翰列侍從又將舉文學之席而奪之儒者忌君獨無所畏乎余願贈君以言偕僚友則勿以政上人遇名輩則若不知有文斯爲善全其兼之之道也巳乾隆庚申中秋六日序

王熊峯滕陽山水吟序　　張　漢

韞玉揚輝藏珠滋媚在彼蒼之化育非執意以成文於吾黨之遭逢每會心而興感此山水本同其趣而謳吟各異其情者也言者心之聲心悟則言自雅文者才之著才富

則文必奇俯仰山川流連景物李長吉之錦囊滿去光輝吐以千尋江文通之彩管揮來芳潤漱乎六藝此又會心旣遠琢句斯繁耳憶昔出刺河南每欲求才洛下時逢歲試心器王生囊中尚爾錐遺敢矜相士池裏果然魚化頗信知人健翮聯飛早借上林之樹良駒久絆常栽赤縣之花三易地而階次依然十越歲而才華進矣日者以八

覲來京師貽余以滕陽山水吟一卷計古今體若干首并乞一言以弁之余觀其格皆樸老句善雕搜言成一家心爲三歎風塵俗吏向亦備員政事文章斯何兼美曷嘗習矣

識君子以自强子不云乎洵後生之可畏爾其政行齊魯譽滿閭閻味變貪泉性移頑石是用上官屢易而公道自彰善政孔多而超遷斯及歲癸亥受啓大中丞之知以任城牧力薦之仰荷

聖天子恩旨俞允今且之任矣因憶生癸丑之秋郗城初宰三年雅化百姓歡歌會以浪遊於以借楊謁闕里登東山酬詩酹談政治深嘉其痌瘝念篤藴彼篇章豈弟情深形諸詞色固知圖南之翼只待扶搖拱北之星定操綱紀也嗣以理繁治劇疊著嘉猷亦以地廣民頑偶招訾慼茲則雄

州是刺新政將敷精且益精慎而愈慎並見承九天之雨
露澤洒寰間豈徒莫一郡之黔黎愛臻境內況際此
明良相遇正才人建績之時
朝野久安洵學士顯名之日余乎老矣爾也勉之愛把是編
因握其手以吟以咏載笑載言余聞詞客好幽慣攢眉於
案牘有司厭逸恒息意於研田盍勤政則風雅未遑躭書
則催科易忽每多兩失罕或兼長子獨寄風騷于簿書之
暇寓撫字於翰墨之林單父琴音鳴於句裏河陽花氣飄
向毫端觸景生情因題見志無古無近亦正亦奇惠治內

之山川吐行間之珠玉俾之不朽夫復奚疑

送熊峯王司馬赴蜀序　孫朋從

熊峯王公性豪爽恬淡好爲文章喜山水視阿堵蔑如也凡所登臨見夫可喜可愛可驚可愕之狀無不一一形諸吟詠以寫其胸中自得之趣雍正庚戌以名進士出宰山左歷治四邑一州兼分府曹郡所至皆有惠政至今東人懷之如父母涖政之暇與所游歷之地間寄情寓志於嘯歌雲門滕陽諸吟刋刻已行於世公猶以一官匏繫未得周遊天下歷覽四海名山大川以助其奇氣爲憾乾隆戊

辰蜀方多事時大兵進討金川
皇帝廉公能處以治中司馬之任余於是慶蜀民之得所天
而領下其有來何暮之祝又以知公之急王事而不畏蜀
道難也夫蜀號名區山川甲天下玉壘錦江之奇秀瞿塘
劍閣之險峻其所以資公之吟詠而發爲文章者當必大
有過乎夙昔而余所屬望於公者尤有進也當此軍役繁
興一方困弊苟非得方叔召虎之才其何以上釋　宵旰
之憂下慰蒼生之望乎公至之日琴鶴自隨出其幹濟方
畧從容登蜀民於衽席之上以爲西南一方保障將豐功

偉烈異日之銘彝鼎而被金石以鼓吹休明者又奚僅一歌一詠爲山川壯色而已哉老子曰富者贈人以財貧者贈人以言余寠人雖不敢自附於能言而實乏財知公之所好者在此不在彼也故於其行也爲文以送之

來鶯齋文集序

通許教諭梁賓　考城人

漢安多佳山水生其地者往往負氣節能文章前代如野唱幽居日涉園等集傳誦海內類有撐霆裂月之盛而丹枝張先生實爲是地後來之秀甲申春杪先生以考邑諭抵任舉行月課用四六體曉示諸生摛黃配綠琅琅炳炳

覽者咸推宏博猶未知其長於古文也踰年予由通許告歸相晤以後命子 曰漣 持學愚文集印證先生旣閱畢出所爲古文百餘篇見示捧讀一過如登熊耳遊溫洛峰巒淵渟奇區奥境應接不暇狂批瞽贊未盡所言稿雖還趙而心目時耿耿矣兹歲二月 曰漣 以文事謁先生先生復出前集命攜歸求序於予予聞之瞿然曰佛頭顧可著土乎啓視舊批墨跡猶新内附書一通責予許語褒揚過當予卽耏見寡聞何至珠玉在前莫知所寶哉用是展卷再讀一字不敢輕放徵論體例之大無一不合卽字句烹鍊

亦無一不協沈雄高古峭勁典贍蓋信乎前批之不謬也
茅鹿門古文鈔以韓柳歐蘇曾王爲八大家各論所長而
推重韓柳歐蘇先生年十二應試洛下得盧元昌八家選
熟讀全部而尤酷愛左國賈誼史記其文原本昌黎而間
出入柳歐曾蘇渾灝之氣尤近西漢論記傳序銘志說考
辨無體不備向之四六衆推宏博者特管中一斑耳豈足
盡全豹哉是固軼野唱幽居等集而上之而人品氣節畢
見於斯又非特雕虫小技不負山水之靈附驥行遠竊不
自外勉爲一序亦竟忘佛頭之不可以著土也

紫藤軒制藝序

雲南布政使司倉景愉中年人

今世之斷斷焉自號文雄者輒景韓躡柳儀歐型蘇無不槃古虐今謂制義應試之文不足傳夫誠若簌啓之士讀古人書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剽竊前人之糟粕摹揣聲調拾獵芳豔矜其純熟以弋獲青紫窺其自命傑構以驕稗人者類皆豹文之鼠虎皮之羊優孟衣冠黎邱面目於古聖賢立言之微旨傳心之蘊義經世之大謨曾未嘗窮其奧討其源洞灼其旨趣抉摘其精英縱金相玉式以熒朱衣直壽陵之蒲伏耳謂為不足傳固宜若韻亭先生之制

藝則不然先生攻苦仂學才鋒峻立方其藜牀銳減運思操筆初無炫世之見芥於胸次經以植其體史以揚其波諸子百家以暢其機賈董之學貫濂洛之理融以之上究聖賢治心之道經世之術無不辭備體要弗惟好異鉤深致遠探賾索隱了然於心豁然於目由是作爲文章陳言務去繹其言皆古人欲言之言窮其制皆古人所制之制若針逼結若燭照幽高山流水可以悟遷鐘會以神也千門萬戶可以繪建章熟其勢也故誦其文之闡心術者可以見聖學之淵微誦其文之論治術者可以見聖功之純

備響切光堅言皆有物斯即起昌黎柳州廬陵東坡諸君子與之講習討論當復不易斯言而得謂今必異於古所云耶且其洞曉情變曲昭文體深入有間一庖丁之解牛也操縱自如一秦民之馭馬也剖析毫芒無異剝繭抽絲也透徹理窟無異汰輣著跗也經籍膏腴洋溢毫楮是真鑠古切今而不得僅以時藝目之者先生之文又烏可以不傳乎先生爲景愉之外曾王父河南陜州盧氏縣人由乾隆壬辰翰林官至工部侍郎兼順天府尹豐功偉績彪炳一時盡載史乘不復贅述生平著述最富有古今體詩

數萬首經門下士姚伯昂總憲精選入册存先生之孫諱
英號蔭之安徽任所皖省久經兵燹鬼神定爲之呵護此
文三十餘首係景愉習舉業時奉若圭臬口沫手胝信爲
不朽之作恐久湮而不傳特付棃棗以爲制藝鵠並深論
其擇精語詳不懈入古而非漫爲應試之文者當世能文
之士誠能熟讀深思心知其意定不以予言爲阿所好也
是爲序

江濯莫公繼配黄太孺人歸窆序　李名揚

乾隆丁未四月下浣之四日故處士江濯莫公繼配黄太孺人卒明如子鑑偕弟長男振麟等卜葬厥妣於新阡族黨姻戚哭而送之者於太孺人之閫範皆能言之其佃戸唐起榮等感明如兄弟之恩亦以爲地主之德實由家教一遇大事爭相弔賻而苦不能文乞予代爲抒其誠予謂祭奠之辭貴乎哀切一經倩手則華而不實者多矣江濯公爲予堂叔祖庠生恆山公之甥其累世厚德知之頗悉行誼如太孺人又非必以韻語儷詞飾美也謹按其狀質

言之江濯公元配賈有賢名早逝繼娶太孺人姓龔氏其先世爲山右名族避患至盧有處士湛者娶庠生劉公充實女生太孺人明慧端嚴早嫺姆教相夫子事堂上善承其歡其治家也惟勤惟儉井臼中饋之出入一一有條年未三十稱未亡人矢志撫孤益竭力焉常懼弱息之幼失庭訓而教與養之不可偏廢也以母代父早夜提撕明如名列膠庠兼攝家務而專致力於南畝者仲子警如子銘也警如質直明如醞謹一家之中男女長幼秩秩然無詬誶聲皆太孺人以身鎮之太孺人自執巾櫛家計本不甚

奢往往愛惜物力無浪費乃至水旱荒歉之歲詔仲子而申命之以窮佃戸宜恤租稞無取盈且有借賬焚劵者可不謂厚於仁者耶宜既没而人悲悼之也嗚呼母道之所關大矣哉史傳所記高明婦人如雋不疑母王僧辯母歐陽公母皆慈而嚴庸能保佑當世慶流子孫非煦煦飲食之也以予所聞江濯公當成立後余祖姑猶笞責之蓋其家法嚴整自昔而然譬如之卒今甫三歲回憶太孺人年當大耋膝下綵舞巳踰周帀一旦義形於色則拱立俯首無少忤亦越於今明如居家少有不懌必慨然曰老母若

在不肖如此識者觀其子之孝而益歎太孺人之所以貽

之於後者遠矣明如子振鼇庠生警如長子振麟亦庠生

次子振鵬均稱其家余以至戚故因其佃之請而略述之

即以爲賢母傳云

在不肯如此識者觀其子之孝而益歎太孺人之所以貽
之於後者遠矣明如子振鼇庠生壻如長子振麟亦庠生
次子振鵬均稱其家余以至戚故因其佃之請而略述之
即以爲賢母傳云